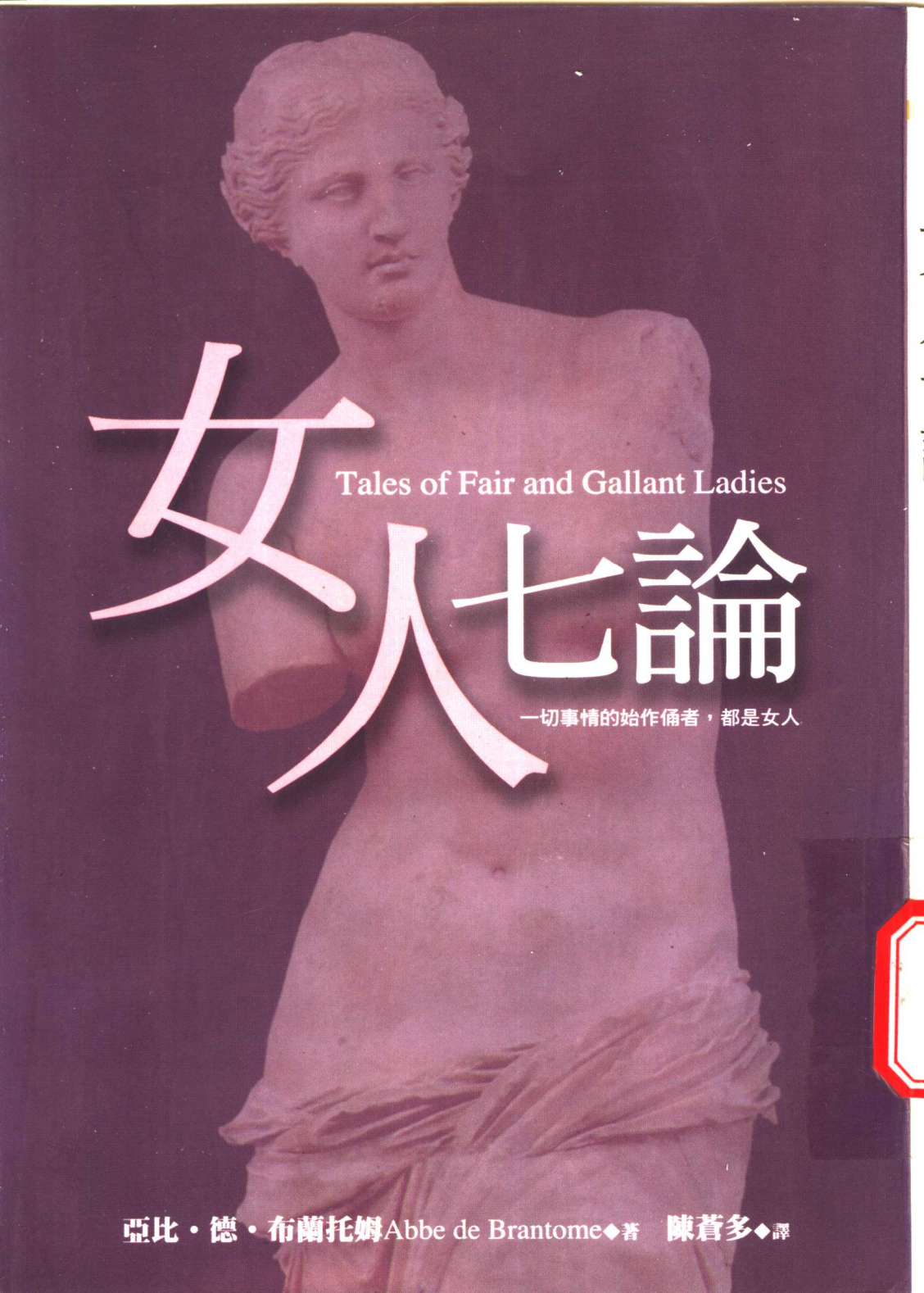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女人七論

Tales of Fair and Gallant Ladies

一切事情的始作俑者，都是女人

亞比·德·布蘭托姆 Abbe de Brantome◆著 陳蒼多◆譯

女人七論

作 者／亞比·德·布蘭托姆
譯 者／陳蒼多
發行人／王永福
出版者／新雨出版社
地 址／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電 話／(02)2978-9528 · (02)2978-9529
傳真電話／(02)2978-9518
郵撥帳號／ 11954996
出版登記／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
出版日期／ 1999 年 12 月初版
定 價／ 240 元

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
女人七論

Tales of Fair and Gallant Ladies

亞比・德・布蘭托姆 Abbe de Brantome◆著 陳蒼多◆譯

新雨



譯序

陳蒼多

這部《女人七論》（*Tales of Fair and Gallant Ladies*）是足與薄伽丘的《十日譚》等量齊觀的經典作品。作者亞比·德·布蘭托姆（*Abbé de Brantôme*）是十六世紀法國的一位軍人，也是一位著名的浪蕩子，據說其「成就」足與情聖卡薩諾瓦相媲美。

作者洞悉人性，至少洞悉女人的人性。當然，他是站在比較「自由派」的觀點思考問題，值得現代的女權主義者借鏡。他似乎暗示女人「在做愛時所獲得的快感，並不比半被強迫與毆打而就範時所獲得的快感來得大」，這也許是「受虐狂」理論的濫觴。由此，他又引申出女人「身體遭受強暴並不是罪，除非是自願的」的說法，值得現代女性與女性主義者辯論。至於，「上帝喜愛貧窮又犯罪的女人，因為她們謙卑又會悔悟，而不喜愛高傲的女人，因為她們自認已經在天堂中贏得一席之地，不需要上帝的慈悲」，也是一個值得論辯的道德問題。

我認為，如果我們把這部作品定位為「歷史上重要的文獻」來閱讀，會更加有所獲益；畢竟歷史確實是一面鏡子，值得我們借鑑。

目錄

譯序 3

第一論 做愛的女人與戴綠帽的丈夫 7

第二論 哪一者在愛情之中提供最大的滿足：觸碰、眼觀，還是言談？ 103

第三論 均勻美腿的美與魅力 135

第四論 老年女人的愛；有些老年女人跟年輕女人一樣熱情 141

第五論 高尚的女人愛英勇的男人，勇敢的男人愛有勇氣的女人 161

第六論 不應說女人的壞話；說女人壞話的後果 189

第七論 論已婚女人、寡婦以及年輕的女孩，並論哪一者比較有愛意 219

第一論

做愛的女人與戴綠帽的丈夫

由於「綠帽」的始作俑者是女人，讓男人戴綠帽的也是女人，所以我已經決定在這本「女人之書」中討論這個問題，只不過在男人方面，我也會多所著墨。

我體認到，這兒所開始進行的工程是多麼浩大，就算我決定貫徹始終，也是無法完成的，因為巴黎「資料處」的所有文件也不足以記載有關不忠實男人與女人的一半故事。但是，我會盡量寫及，如果做不到，我會把筆交給魔鬼，或某一位同志，由他繼續寫下去。

戴綠帽的男人有很多種，但是最惡劣也是女人最害怕的是：那些暴烈、狡猾、殘酷、嗜殺又多疑的丈夫，他們會毆打、折磨、殺害女人，有的是基於真實的理由，有的則是基於想像的理由，只要一點點懷疑就大發雷霆。女人以及她們的情人應該儘可能避開這種丈夫。

然而，我卻知道有些女人及其情人並不擔心這種丈夫，因為他們也同樣很狡猾。這些女人既頑強又勇敢，就算她們的情人沒有勇氣，她們自己也會表現勇氣來補救。工作越困難、越危險，就越要以高貴又不顧一切的精神去完成工作。然而我也知道有些這樣的女人，志不在嘗試較高尚的事物，只喜歡低下的事物。因此，有一個說詞出現了：「心地卑賤一如妓女」。

我認識一個高貴的女人，她本來有很好的機會與情人享受婚外情，但情人說這個女人的丈夫在不遠的地方，可能會發現他們，於是這個女人就一話不說，當場離開情人，認為情人不夠勇敢。對於一個多情的女人而言，最令她生氣的事情莫過於：當她的情慾被激起時，她的情人卻基於某種理由無法即刻滿足她，或者不去即刻滿足她。

我們必須讚美這個女人以及其他像她一樣的女人所表現的勇氣，因為一旦她們決心要滿足自己的慾望，就會毫無畏懼，縱使必須面對比軍人在戰場所面對的更大冒險與危險，也在所不惜。

有一位殷勤的武士引導一個西班牙女人走過王宮，置身在一條秘密的黑暗通道中。武士爲自己所表現的西班牙人的謹慎與敬意感到很自傲，他對這個女人說，「這個地方對於妳以外的任何女人而言都是一個好地方」。這個女人回答說，「是的，對於你以外的任何男人而言確實是一個好地方」，等於是暗示且譴責他的懦弱，沒有利用這樣一個好機會跟她做兩人都想做的事情。

我認識一個高貴的女人，跟情人約好要跟牠共枕一夜。情人出發時只穿一件睡衣。那時是冬天，他在途中感到很冷，只能想到取暖的事。這個女人爲此厭惡他，停止與他之間的偷情關係。

在「同盟之戰」期間，有一個勇敢又高貴的男離開自己身爲總督的所在地方去參戰。在回來的途中，他無法在黑夜之前趕到駐防地，就在一個很美麗又高貴的寡婦家停留。寡婦邀請他過夜，他欣然同意，因爲他身體疲累。在招待他吃了一頓很豐盛的晚餐後，她提供了自己的臥房，因爲其他的房間空無一物，在戰爭期間，家具都收藏在倉庫中，鎖了起來，而牠自己的臥房則佈置得很高雅。她退到自己的化妝室，因爲那兒有一張白天使用的小床。

這個男人客氣地婉拒臥房幾次之多，最後終於接受女人熱誠的招待。他一上床就熟睡起來，她則溜進房間，躺在他身邊，沒有驚醒他。他很累，睡得很沉，所以沒有發覺她在身邊。第二天早晨，他開始醒過來，於是她就離開他身邊，說道，「你昨夜並不是一個人睡。我並不想把整個床都給你，所以我跟你共用一半的床。現在再見吧；你已經失去了一個永不會再出現的機會。」

這個男人詛咒自己運氣壞（運氣壞得足以讓任何男人想上吊），就請求她改變心意，但是她卻不答應。她生氣他沒有如同她所追求的那樣滿足她，因爲她去找他，不只是爲了一次擁抱而已。

這個女人天性熱情，一旦慾望被激起，就不害怕丈夫，縱使丈夫是一位卓越的武士，很容易

動怒。但是，這個女人總是很幸運，她和情人不會遭遇任何嚴重的危險，因為他們總是小心地佈置守衛與留心的步哨。

然而，女人卻不應該太信任這種事，因為只要運氣稍微差一點，災難就會出現。不久以前，就有一個勇敢的男人惡運當頭；他在去見情婦的途中遭到謀殺，因為情婦本人被迫背叛他。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：不要太信任多情的女人，因為她們爲了逃脫丈夫的魔掌，會被迫去表現任何背叛的行爲，就像這個女人，她犧牲情人的生命，保住了自己的性命。

還有些丈夫，他們會把妻子和妻子的情人一起殺害。我聽說有一個女人，丈夫吃她的醋，原因他自己也不確定，純粹是基於懷疑和錯誤的熱情。他先殺死那位可疑的情人，然後再慢慢毒死妻子。他說，先殺死公牛，再殺死母牛，這種「獻祭」比較可喜又美妙。

這個丈夫以後對待自己的一個女兒，卻沒有像對待妻子那樣殘忍。他的女兒嫁給一位偉大的王子，只不過這位王子沒有像岳父那樣偉大，因為岳父實際上是一位君王。這個愚蠢的女兒在丈夫出去打仗時，跟一個男人私通，懷了孕。她生下一個很不錯的兒子，只好請父親幫助她，於是她派遣一個自己所信任的男性朋友，去把整個事情告訴父親。父親一聽到此事，就傳言給女兒的丈夫，警告他說，如果他以任何方式傷害到她，就要讓他成爲基督教國家中最可憐的人，而這個父親是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的。這個父親也派遣一艘船到他的女兒那兒，讓一大群護衛人員把女兒的兒子帶到他那兒。他帶走女兒的孩子，提供他很好的教養。但是在岳父於幾年之後去世時，這位丈夫終於殺死自己的妻子。

另有一位丈夫，他在整個宮廷的人面前公開殺死妻子。他給予妻子完全的自由達十五年之久，

早就知道她的不忠，並警告她。有一天早晨，他忽然心血來潮，當妻子還在床上但幾乎準備要起床時，就進入她的臥房，跟她做愛，有一段時間跟她一起談著、笑著，然後用刀子刺了她四、五次。他命令一個僕人去了斷她的生命，然後把她放置在一个擔架上，當著全宮廷的人面前抬到他自己的房子，在那兒埋葬。他本來想對妻子的情人們採取同樣的措施，但是規模會太大，因為妻子的情人太多，幾乎像一小支軍隊。

我聽說有一個勇敢的船長，在懷疑妻子不貞時，就去找她，立刻用自己的白色圍巾勒死她。然後，他為她舉行最隆重的葬禮，穿著喪服去參加她的葬禮，臉上露出很憂傷的神色，之後還守喪很長的時間。這樣並不會讓這個女人感到滿足，因為再怎麼高尚的葬禮都無法使她復活！他也對她的一位女僕採取同樣的措施，因為這個女僕幫他的妻子接見情人。

有一次，我聽說一位義大利貴族殺死了妻子，但卻找不到她的情人，因為他逃到法國了。但據說，他殺死妻子並不是因為她犯了通姦罪——他長久以來就知道她跟其他男人做愛——而是因為他想要娶自己所愛的另一個女人。

我知道有一個女人很受到丈夫強有力的保護，然而還是有一個勇敢又殷勤的軍人長久以來貪戀著她，最後如願以償。這個軍人不滿足，還要向每個人誇耀自己的成就。不久，這個女人的丈夫雇用一群人殺了他。沒有緋聞傳開來，這個女人並沒有感到悲傷，但是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生活在恐懼與顫抖中，因為她懷孕了，相信一旦生產了（她寧願延後一百年才生產），就會遭遇到與情人一樣的命運。

然而，她的丈夫證明是一個善良又慈悲的人，卻也是世界上最佳的武士之一。他原諒了妻子，

不去追究此事。妻子的其他情人中有幾位非常驚慌，但是，最後的一位爲他們大家付出了代價。這個女人感激這樣一位丈夫的仁慈與寬恕，之後就不再讓丈夫起疑，成爲當時最貞潔的女人之一。

幾年前，拿不勒斯王國的瑪麗亞·達華羅夫人遭遇到十分不同的命運。瑪麗亞·達華羅夫人是王國中最美麗的公主之一，嫁給了威努西亞的王子，但是她愛上了亞得利亞拿的伯爵，也是一位高貴的王子。她的丈夫發現了這種曖昧關係，至於如何發現，我不想描述，因爲會把故事拖長。在這對男女下一次見面並且事實上同床共衾時，這位丈夫就雇人把兩人殺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一對不幸的情人躺在房子前面的鋪道上，屍體冰冷，所有過路的人都看到了，他們爲這對情人哭泣，同情他們不幸的命運。

死去的公主有些親人非常傷心又氣憤，渴望以謀殺報復謀殺——這是國家的法律所允許的。很奇怪的是，這些親人之所以憤慨的主要原因是：公主是被一般的僕人所殺害，這些僕人的手不配沾上這麼高貴的血。如果公主的丈夫是親手殺死她，則他們的復仇慾望就不會那麼強烈。

多麼愚蠢的托詞啊！我請我們博學的律師來決定哪一種情況比較糟：一個人用那隻時常愛撫她的手去殺死她？還是藉著出身卑低的僕人的手去殺死她？

我以前認識一個男人，他在海外長途旅行後回家，有很長的時間沒有跟妻子行房。他回到家，決定立刻與妻子做愛，一想到做愛會爲他帶來快感，心中不禁充滿喜悅。但是，他在夜晚到達，經由自己的偵探獲知，妻子跟情人在一起。於是他手中握著劍，用力敲擊妻子臥室的門。他發覺門沒有鎖，就衝了進去。他最初想要抓住妻子的情人，但是情人已經跳窗，於是他大步走到妻子身邊，想要殺死她，但是她以巧妙的方式打扮得那麼漂亮，穿著高雅的白色睡衣（請記得，她會

費心要取悅自己的情人），看起來是那麼誘人，所以他發覺妻子比以前更令人想望。妻子跪在他腳旁，以甜言蜜語請求他原諒，因為她很清楚如何使用甜言蜜語。這位丈夫把妻子扶起來，發覺她是那麼美麗又高雅，所以他的心腸變軟，把劍丟在地板上。他原諒了她，把她抱在懷中，親吻她。妻子藉著狡詐的擁抱和可愛的詭計（你可以確定，她沒有忘記這一切），賜給他那麼大的快樂，所以到了第二天，他們就變得比以前更加親密了。

同樣的情況出現在國王孟尼努斯——戴綠帽的可憐男人——身上。他有十年或十二年的時間威脅妻子海倫說，要是他逮到了她，就要把她殺掉，並且還親自這樣告訴她，從特洛伊的牆腳對著上面的她大聲喊叫，而她則從頂端俯視他。但是一旦他攻獲特洛伊城，俘虜到她，他卻為她的美所迷，比以前更加愛撫她，喜愛她。

有關勇猛的丈夫從雄獅變成了蝴蝶，就談到這兒。

據說，國王佛蘭西斯有一次去看一位身為他的情婦的宮女，結果發現這位宮女的丈夫手中握著劍，準備要殺害她。國王用自己的劍抵住這位丈夫的喉嚨，告訴他說，要是他對宮女造成任何傷害，就要親自殺掉他，或雇人取他的人頭。然後國王把他請出房子，代替他與宮女過了一夜。宮女很幸運有這樣一位美好的保護者與勇士，因為從此以後，她的丈夫不會敢對她說一句話，並且還讓她隨心所欲。

我知道有其他女人受到國王和大君這樣的寵幸。但是，其中有些女人的丈夫，雖然不敢用劍殺害她們，卻以毒藥或秘密謀殺的方式要了她們的命——表面上像是患了加答兒、中風或猝死病。這樣的丈夫是很卑鄙的，竟然看著他們美麗的妻子躺在他們身邊，病得很重，一天一天接近死神。

他們比他們的妻子更該死。還有的丈夫把妻子永遠囚禁在牢室之中，至死為止。在幾部古代的「法國年代誌」中都可讀到這樣的實例。我自己以前認識法國的一位偉大的貴族，他以這種方式要了妻子的命，所根據的是一則宮廷的法令。他如此公開地突顯出自己是戴綠帽的男人，自得其樂。

在這些瘋狂又邪惡的戴綠帽男人中，列入「第一流」的是老年人。他們已經失去精力與生理的激情，知道自己的妻子仍然可以找到很好的男人，特別是如果他們很愚蠢，娶了一位年輕又美麗的妻子，於是變得很會吃醋又疑神疑鬼，所以過著人間地獄的生活。「魔鬼知道很多，因為他很老，」一則西班牙格言這樣說。這些老年人由於年紀大，從前做過有罪的事，所以知道很多事情。他們應該受到嚴厲的譴責，因為要是他們無法滿足妻子，又為何要與她們結婚？

他們的妻子爲了錢而與老年的男人結婚，也同樣是錯誤的。她們希望在丈夫去世後享受金錢，每天苦苦等待著。同時，她們與年輕的情人亂來，其中有些爲此而付出慘痛的代價。

我曾聽過這樣一位妻子，她當場被年老的丈夫逮個正著。她被迫吃一種毒藥，病了一年，身體皺縮，像是一片枯葉。他時常去看她，嘲笑她的病，告訴她說，她罪有應得。

另有一位丈夫把妻子鎖在房間中，只讓她吃麵包、喝水。他時常剝光她的衣服，鞭打她，直到他感到心滿意足，對她迷人的裸露肉體並無同情之心。

這是最惡劣的戴綠帽男人，因為他們不再具有生理的激情，不再會感受到誘惑，就像一座大理石的雕像，美貌不會激起他們的同情，並以殘忍的折磨去發洩怒氣。要是他們年輕一點，就可能以較令人愉快的方式去發洩怒氣，就像我已描述過的例子。

老實說，丈夫有什麼權利殺死妻子呢？丈夫沒有從上帝那兒獲取這樣的權利；他沒有從上帝

的律則那兒獲取這樣的權利，也沒有從「神聖的福音」那兒獲取這樣的權利。我們的主要我們大家不要輕易殺害任何人的命，縱使是犯了通姦罪，因為我們的主知道人性的弱點，以及人性有時所必須經歷的考驗。一個男人因為妻子通姦而置她於死地，其實他遠比妻子更加時常犯通姦罪。還有丈夫，縱使妻子無辜，還是殺害她們，只因為他們厭倦了妻子，想要另娶新歡。

甚至異端的羅馬人也表現出較像基督徒的行為，特別是他們的皇帝，其中大部份都有淫蕩的妻子，經常讓他們戴綠帽。然而，儘管他們很殘酷，他們之中有很多位還是與妻子離婚了事，不像我們基督徒那樣時常謀殺妻子。

當朱利阿斯·凱撒的妻子與P·克勞迪亞斯通姦時，他只是與妻子離婚，沒有加諸其他傷害。P·克勞迪亞斯是一位年輕又英俊的羅馬貴族，瘋狂地愛上了凱撒的妻子。他等到了某一天，凱撒的妻子在自己的房子行獻祭禮。只有女人能夠去參加獻祭禮，但由於克勞迪亞斯還沒有開始長出鬍鬚，所以他能夠化裝成女人，在典禮中不為人所注意。一旦進入裡面，他就有很多的機會與情婦為所欲為。然而，他不久就被認出來，被送去審判，不過他卻透過賄賂和有影響力的朋友而獲得開釋。西塞羅（Cicero）發表一篇優秀的演講指控他，但西塞羅的拉丁文是白費了。

有些人要凱撒相信他的妻子是清白的，凱撒回答說，他不僅要自己的床不受沾污，也要免於所有的懷疑。這是要滿足大眾。他在內心之中想必知道有關這段緋聞的真相。

他的妻子甚至可能自己安排了與情人之間的約會，因為當一個女人的熱情被激起，她的情人並不必費心想出與她見面的方式。她會在一小時之中發現很多方法，比我們男人在一百年之中所能想出的方法還多。有一個女人會對情人說，「只要設法讓我想要來，我就會發現足夠的方法。」